

启功藏敦煌隋代写经残卷的故事

□ 柴剑虹 中华书局

辛丑秋日，一段名为“启功抖搂隋代老纸”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热议，遂引起我的关注。视频中启功先生从一个册子中取出一张写满字左面残缺的纸来，双手“抖搂”此纸，说：“这是一个隋代人写的，这张纸，已经1300年以上，还是很完完整整，还有拉力。这是隋朝人的墨迹。”我在手机微信上仔细观看了几遍，觉得启功先生所展示的，应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经残片，是夹在我曾经眼的启功先生一个汇贴敦煌写经残片册子里的，而且颇有些眼熟。于是，我先发微信给启功内侄章景怀先生询问视频来历，得知该视频系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讲授书法时录制，随后我又将此视频转发给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。涌泉很快回音：“这正是后来捐给我们浙大古籍所珍藏的敦煌残卷！”于是多年前亲历的故事又在我的脑际浮现……

恩师启功生前曾寻获若干敦煌写卷残片汇贴成册，并非致力“收藏”，也和他参与编撰《敦煌变文集》无关，而是为了研究古代字体流变和书法史。我曾为此习写专文叙述，兹不赘叙。恩师晚年，依然若干回从琉璃厂书肆购得几个敦煌残卷，不但常展示给我欣赏、学习，而且多次叮嘱一定要妥善保存并好好利用这些珍贵资料。他生前即将其中两个尺幅较长、较为完整的敦煌写经捐给了中国印刷博物馆珍藏。这个在网络上展示的“隋人墨迹”，应该就是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购得的。

2005年启功先生仙逝后，我们发现先生遗物中有他50年代中期参与编撰《敦煌变文集》的手稿及信札，经我建议，景怀兄将这些原件无偿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。之后，景怀又让我协助整理先生留下的一些敦煌写卷，其中即有这个皱皱巴巴尚未修整的残卷。我想到著名敦煌学专家姜亮夫先生长期统领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，作为国内外瞩目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的重要基地，却没有敦煌写卷实物，考虑到恩师生前嘱托，遂提议将这个残卷捐赠给已由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浙大古籍所，可以促进该所师生的教学与科研，得到景怀兄慷慨允诺。又考虑到残卷破损，捐赠前需要修复为宜；于是先请方广锴兄过眼鉴定系真品无疑，经联系又将此卷送交国图善本部请修复专家整修装裱，我们则照例承担了有关费用。

戊子年（2008）早春某日晚间，在浙大举行了隆重的残卷捐赠仪式。我提前为此拟写的一份简要的说明亦同时呈交：

启功先生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，即从研究书法字体的角度蒐罗选购流散于民间厂肆之敦煌写经残卷，颇多收获。他生前曾向中国印刷博物馆捐赠敦煌残卷，并嘱我继续关注此事。先生去世后，其内侄章景怀将启功先生收藏的部分敦煌残卷交我整理，其中有破损皱褶难以平展者，遂请方广锴博士过眼后，请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细心修复，遂即由我向景怀建议：将其中一卷最长，似为《十王经》抄本者，捐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珍藏，以备教学科研之用，亦是实现启功先生平生之心愿也。此残卷存三十二行，起自

“善人”二字，止于“菩萨是”三字，其一至六行及末行残缺，余皆完整；行十七字，结体精严，楷法规整，为唐人写经中之上品也。柴剑虹识于戊子春二月初六日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启功先生“抖搂”此残卷讲解书法的视频，我对该卷抄写年代与内容的说明存在差异。启功先生判断此残卷为隋朝人所抄，应有充分根据。十分巧合的是，近日蒙涌泉教授告知，他的一位博士生，刚刚将这个残卷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编号为“BD10672”的一个写经残片成功缀合，查出所抄写为《佛说观佛三昧海经》卷二的内容。称该经十卷，乃东晋时期佛驮跋陀罗所译。我查梁代僧祐所撰《出三藏记集》，获知佛驮跋陀罗本系北天竺人，“修业精勤，博学群经，多所通达，少以禅律驰名”，曾为西域罽宾国禅师，应释智严之请经行三年入中原，到长安与鸠摩罗什“共论法相，振发玄绪，多有妙旨”，“什每有疑义，必共咨决”。其在庐山、长安领译梵文佛经十一部，其中即有《观佛三昧海经》八卷。佛驮跋陀罗译经当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，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在公元5世纪晚期至6世纪初，距隋朝不足百年，该经如何从八卷增补成十卷十二品，其中故事，亦可细究也。



浙大启功旧藏写卷与国图 BD10672 缀合图